

祖國

22

目錄

二十八日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當前四大問題……未明

最近歐國政治之趨勢……實父

論歐國政潮與我國決心……實父

德蘇協定之影響……胡秋原

迎尼赫魯先生……編者

統制經濟無異自殺經濟……嚴安世

禁止濫用小汽車……多

汪精衛——日寇最後的幻想工具未明

馬克斯之唯物史觀……胡秋原

當前四大問題

未明

今之敵人已成強弩之末，國際形勢也日益好轉。但我們本身的努力，雖極其少，陳放給詩云：二勝勢已盡，真大度，士心未振向私憂，願為我國野知之。

至於我們所當努力的，也是老問題，不是新問題。

第一，是調整政治機構。我們今天機關日多，官員日多，而一件事幾個機關管，是否合理呢？同一出口貿易，有的歸這一部，有的歸那一部，這是否合理呢？今天剩下一段水路，試問管的機關，共有若少呢？選擇不獨效率不能提高，有時官像舞弊，百弊亦呼嚮無門。今天政治第一事，就是調整這下羊九牧的作風。

第二，是貫徹國際法。我們今天的戰時國策，就是抗戰建國綱領。這一綱領實行到什麼程度呢？上述調整機構，本在綱領之內，倘未充分實行。又如我們法幣，現行狀態，是否合於我們的國策呢？又如，節約是我們的政策，但為什麼有人一定要坐汽車遊覽呢？政府會嚴令肅

發行人 龍一 取直

主編 劉晉榮

發行所：重慶水街街號

地址：重慶水街街號

代售處：各大書店

定價：五分

半年一元 郵費

全年二元 另加

清貪污。但并非貪污坐罪，是已無貪污犯，還是沒有辦法呢？我們法命之絕對性，是否已充分實現呢？

第三保護工商事業。這也是我們的國策。我們建設西北西南的基礎，唱之已久，今天的成績，是否滿意呢？如若不然，原因何在呢？我們很大的計畫既不能實現，是否應該進行保護民間事業呢？直至今日為止，我們所謂統制經濟，效果究竟如何呢？我們實行保息和獎勵發明政策，但實際上是否在實行呢？

第四，活潑外交運用。國際形勢，目前予我有利，但這是抗戰所造成之自然局勢，不一定是外交努力結果。現在德蘇成立條約，日蘇亦在迎合國際形勢，進行其謀略。我們是否推測到各種情形，預先打破敵人詭計呢？除了列強問題以外，邊疆問題不論為今天將來都不能忽視。將僑胞移回內地，當然不是上策。當局是否在極力與邊疆成立正常關係，切實解決這一困難呢？

這是國民今天關心的問題，也是關係抗戰的大問題。政府應該切實解決。而如有人民意見機關的話，也就應力為呼應。

南京圖書館藏

最近敵國政治之趨勢實父

陸閥海閥勢力之消長

中國抗戰不僅決定了中國之前途，也決定了日本之命運。

日本軍閥之侵華戰爭，實在是一個二重侵略；日本一面侵略中國，一面也在國內篡奪政權。七七以前他們在中國的侵略沒有遇着有效的抵抗，於是在國內的侵略，亦漸着成功，他們在所謂「非常時」強行政治「昭和維新」國體明徵以及「庶政一新」改革政治機構等口號之下，合法的以及非法的解散政黨與元老軍閥的武裝，乃至毀滅他們的肉體。對華戰爭發生以後，成立大本營，擴大企劃院，同時一面以內閣參議制

由外面瓦解內閣，一面由內面以所謂五相會議作太上內閣。日本的政黨政治已陷犬養之皮囊而壽終正寢，而所謂內閣政治也有崩壞之勢了。敵國政治實置落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軍人支配政治，聽軍支配德軍、關東軍及在華軍人支配陸軍，而為在華軍人之靈魂者，是特務機關，在敵人聽據廣州武漢之時，也是敵國陸軍軍人在國內得意之點！

但中國的堅決的長期抗戰，給敵人以致命打擊，也給敵國所謂少壯軍人以致命打擊。這人由頭等國墮落為二等國，敵國少壯軍人在國內的地位，也在急劇的下落了。在抗戰第三年之始，敵國正在顯露「微妙」的政治危機。

我們的長期抗戰已引起敵國內部尖銳的對立。敵人國力消耗大半，而前途茫茫；於是關於如何「結束事變」，發生兩大「陣線」。第一派以參加侵華軍人為中心，他們知道在華軍事失敗，他們在國內的勢力就完了，所以主張孤注一擲的戰爭，在經濟上全部實施總動員法，外交上參加德義軍事同盟。但第二派總想多救一點本錢，縮小戰爭範圍，在外交上和緩孤立的狀態；故對於全部發動總動員法及參加軸心同盟，竭力阻止。元老軍閥、財閥、海軍屬於此派，而甚至過去做日本法西大帥的平沼耄耋之主，現在也在這一陣線之內了。他們對漢奸的主張也不同；前一派主張王克敏梁鴻志汪精衛「分治合作」，而後者則以為汪逆較為有用；這兩個傾向，最近正在角力，特別是加入德義軍事同盟問題，引起嚴重的衝突。但大家要注意，最近敵人所謂「反共同盟」，意義是變了，過去所期

反共同盟者，在國際上側重反俄；而現在敵國軍人所想的反共同盟，則是一個反英同盟。日本比較慎重的侵略者，即上說的第二派，不同意這種賭博政策。這一衝突，也許使敵國軍人以對齋藤之流的辦法來對付平沼亦未可知，但陸軍派終必失敗，也是無問題的。

為什麼呢？二年的戰爭，使敵國陸軍受了莫大的損失，而海軍大體上損失較小；而敵國武力較強之處，現在海軍。在國內政治上比重上，今後敵國海軍派將要逐漸超過陸軍。根據這一點，我們也可知道，敵人敗以後也不會有什麼赤色革命的。不久以前威爾遜預言日本戰敗以後廢渣軍會回去「革命」。這事實之不可能，不僅在於日本工農之無力，而且在其海軍派保持相當的力量。今後日本政治上海軍派將逐漸壓倒陸軍派，也就是薩閥將逐漸壓倒長閥。萬一平沼倒台，後繼者當屬於海軍派或其支持者。

海軍派與元老軍閥比較接近，和財閥也關係深切。然而我們千萬要知道，他們決不是什麼「溫和派」。敵國對於中國，沒有溫和派「這個東西。例如許多人以為民政黨是自由主義的，然而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者，就是民政黨的大敵。假使以上推測不錯，我們可以斷言兩點：第一，今後敵人勢力窮竭，其嚴重的侵略者一定要盡重用軟的陰謀，來挽救其失敗。第二，在華敵軍鑒於他們地位之危險，一定想在軍事上對我加強進攻，穩定他們在國內的地位。我們在軍事上在外交上都要加倍警覺。但是，只要我們鞏固統一，加強團結，堅苦抗戰到底，敵人一切陰謀一定破產，決不能數日寇之末運！

(八月十七日)

論敵國政潮與我國決心實父

近敵國發生政潮，平沼倒台，阿部受命組閣。

平沼內閣之倒台，其直接的原因，表面上雖平沼聲明，是因德蘇條約之訂立，所造成之「複雜而奇突」之情勢。但實際上，實在由於內爭。平沼內閣上台之時，軍部原以加入德義軍事同盟為支持條件。以後軍部迭次以此威脅平沼，并發動反英運動。但平沼已不復是過去的平沼，他和有田以及海軍派重臣派對陸軍派加德軸心同盟之要求，一面遷就，一

而觀察，而德國也因日寇無力，不表歡迎。內閣暗潮，已非一日。及德蘇條約訂立，敵國穩健侵略派自振振有詞，要考慮所謂構思一新之政策，這就是要糾正軍部的政策。但陸軍軍閥一面老成持重，一面要解解失敗，自不患無辭。雙方鬥爭，平沼不得不到。而平沼之引咎辭職，亦可說是對軍部之一政治進攻。然而，這改變之更根本的原因，則由於日寇侵略政策，受到我們長期抗戰政策的致命打擊而起。日寇今天不知如何是好，自然怨天尤人，最高統帥去年說得好：我們是堅定明確，始終如一，而敵人是「噴奔奔突，百出其技」。但今日敵國之政變，不過是其對鄂之投之一種而已。我國必須明白，不管敵人如何七變八變，其惟一目的，還是在侵略中國，在企圖如何挽救其失敗的侵略而已。

但是敵人雖想怎樣翻新，其侵略政策之必然崩潰，其侵略政策已成不治之症，自然也是不待說的。但我們也要知道，敵人現在的阿都內閣及其陣幕，是抱有一種幻想，一種陰謀。這幻想與陰謀，即在企圖綏和。日本在國際上孤立狀態，集中力量於侵略中國，甚至於縮少侵略中國之範圍，以圖彌補其侵略政策之失敗。

自美國宣布廢止美日商約，英日東京談判中斷，特別是德蘇成立不侵犯條約以後，敵人即馬上開始向英美獻媚，上海日兵已對英警行禮。這種醜態，真是日本本色。現在更有就外長消息。重光者，前駐華公使，現任駐美大使，是日本所謂溫和派也。他的出台，就是日本企圖竊取英國的表現。但同時胡俊六有就陸軍長消息。胡俊六代其升為寇魁是主張侵略中國的瘋狂首領之一。而此時阿都出舍，更可說明日本用心。阿都與梅津同為首領之心腹。字垣因失職於中途軍人，又暗殺濱口。雖與始終不得一音首相滋味！但其野心，從未中止。他已離開陸軍，年來與重法及海關勾結甚密。此次政變之前，字垣曾與近衛協議，則阿都之出馬，自與字垣有關。字垣的主張是什麼呢？或是和緩派，集中力量於進攻華北。他以為惟有如此，才能挽救日本的失敗。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字垣是什麼「溫和派」。現在阿都出舍，自是企圖實行字垣政策。敵方宣傳其「維護和平，素無政治懸崖」，當然是有極毒辣的作用。

但還有何益處呢？敵人想和緩他的孤立，但誰能相信日本呢？試以日本過去而論，中國是他的恩人。而他今天竟要滅亡中國，就日本現代歷史而論，不是英國的扶植，哪有今天的日本？而他今天竟反臉，以至打英國人的耳光，說英國紳士淑女的衣服。一旦形勢不佳，又立刻

「行禮」。敵人雖然前後狡詐，但英國不是愚人，誰不知道，局勢再變之時，日本還會有更殘酷的耳光呢？林會說得好：「你能騙人於一時，但不能騙人於永久」。何況敵人的國術，又如是其拙劣呢？一切友邦誰不明白，他們利益之可靠保障者，是獨立的中國，而不是敵人笑裏藏刀的「好意」和毫無價值的「諾言」！

至於我們中國，則有一貫的國策，一貫的立場，世界上沒有一國受日本之摧殘如中國之慘者，因此，也沒有一國了解日本如中國之深的。中國以五十年血的經驗和教訓，在今天誓死抗戰之中，不是敵人任何暴力所能威脅，亦非敵人任何委態所能欺騙，更非任何國際情勢所能動搖。我們只有在最高統帥領導之下，抗戰到底，抗到敵人退出中國全境為止！

目下國際情形，敵人情形，都說明敵人失敗了。但我們更應在這有利情形之下，體認最高統帥昨天對我們的訓示。中國的抗戰使國際形勢日益光明。但我們不要專注重國際形勢之演變，而只求盡我們抗戰的責任。

我們不可對國際形勢有不沈溺不自重的表示。我們不僥倖，不偏倚，不存利用取巧之念。那專敵的人醜態，不是我們大國民的風度。我們只是埋頭奮鬥，求其在我。時刻戒備，格外努力。還偉大的訓示，不獨對於當前國際形勢應有認識，在敵國政變之後，也是適用於。讓敵人百出其技罷！我們只是鞏固統一，抗戰到底，以堅定之方針，堅苦的血戰，為祖國爭生存，為世界伸正義！

德蘇協定之影響

胡秋原

德蘇不侵犯條約全文業已公布。有無附約，我們雖不得而知，但我們已可大體觀測其影響了。

這一消息，多少引起許多人的驚詫之感。因為德蘇思想言論之交關，會與世人以其深之印像，蘇俄獨攬反法西斯。而德國以反共體自主命，但如會仔細看，也是不為奇的。歐戰以後，德俄關係極密，一時有俄德義士戰後，與凡爾賽系統對立。一直到希特勒上台，德俄關係一變。但自此以後，兩國商務仍其密切，兩國領土並不接觸，蘇俄固無侵德之

在于正當德國企圖略取但澤，英法蘇談判世人譽為成功之時，德蘇條約反而成功而已。而照目前情形看來，英法在事前并不知道。

但使這條約成功的直接原因，大概是英法蘇談判遇着大的困難，而也可說是三國舉行談判所引起。德蘇在經濟方面，如上所述，一向是有密切關係，德國要原料，蘇俄要機器。但不使條約是一政治條約，還有政治原因。在蘇俄方面，既失望于英法，即不必為天下反德之先鋒，在德國方面，為打破英法蘇之合作，何必以所謂意識形態問題而自縛其行動呢？

但我們所關心的，是這條約的影響及對於我們的利害。這一協定，誠將使世界局勢改組，其影響之大，只有希特拉登台及蘇俄加入國聯可以相比。說對我們的利害，我們應先了解這幾個前提：第一、歐局的變化，對我們的影響，總是間接的而不是一直接的。第二、一切國際上變化的影響，其利害是「不平衡的」，實言之，利於此者未必利於彼，蓋普通安全，為時尚遠。第三、如作者時常所說，只要我們抗戰到底，國際形勢是壞不了的。我們如只是被動的適應國際環境，自當兩害取其輕，兩利取其重。但我們的抗戰，却更有轉禍為福，轉凶化吉之功。這一點，在此雖不能詳細說明，但我們可以想到，總使是我們頗為扼腕的三國反共同盟，蘇尼黑協定，德義同盟以至於英日談判，都沒有不利於我們，何況乎蘇德條約呢？

因此，我們無須過度對國際事變表壯我們的感情，我們只當考察其趨勢，而採取正當的政策。

我想這一協定的影響，是不平衡的；可由四方面來看：

第一、是直接對歐洲的影響。舉其大者，首先，波蘭危險了。這一條約，并無意去蘇俄與其他各盟所訂類似條約的這一條，即兩國之一使第三國之今天，另一國可以廢約，而却有這一條，即兩國之一與不得援助他國，沒有了一國會使略略德國的，萬一德國進攻波蘭，依照這條約，蘇俄當然中立。其次，三國談判要受影響。德蘇條約與英法蘇協定雖可并行不悖，但在目前狀態之下三國協定難免發生疑義，其範圍一定是空前可能的大有限制了。

其次，這將使英法與蘇俄的隔閡，不是一時可以恢復的。特別是將增加法國對共產黨人的反感。而尚不可忽視者，這將使歐洲各國及法西

及民主傾向份子難免幻滅之感。他們反對侵略，寄希望于英法蘇之會集。這一事實，當難予給他們以與俄。還有許多小國，將更感徬徨。不過，當蘇維諾夫極力拉攏英法之日，英法當局未免墮于冷淡。而蘇俄當然也考慮到，各國在野的民主運動，還不能看作有力的友軍。自認認為這一新政策是必要的。不過，最後，歐局還不能說是悲觀，因為這要英法政府今後的應付。

第二、是間接對於東亞的影響。首先，我們可以說，蘇俄無西顧之憂，將能有多餘的餘力應付遠東，對於我國當然有利。故日寇之不安，情見乎詞。其次，有許多人以為，東歐多事，英國或將因此而對日妥協。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英國今後不能不顧及美國的態度。英日妥協，只有在兩兩情形之下，始有可能，或者，英國要對付另一強敵，必須對日交械；或者，英國畏日之威，必須對日讓步。但今天在遠東，英國除日本外，無第二敵人，而在今天，日本無敵可以替制英國。其次，有若干人想，蘇俄可與德國訂不侵犯條約，不可以與日本訂立同樣條約。這是不可想像的事。因為，蘇俄是因為東方已受威脅，才想和緩西方的。而我們與蘇俄早有不侵犯條約，在中日戰爭中蘇俄再與日本訂立不侵犯條約，將與此約抵觸。我們深知，蘇俄是尊重條約的。所以，德蘇協定對中國有利無害。

第三、是對美國的影響。美國外交政策是因地不同。美國人在教科書上就教育國民，對歐洲取孤立政策，對拉丁美洲取門羅主義，對於遠東，取閉門政策。以美國對遠東孤立者，是誤會。今後美國對美洲亞洲政策，只有更堅定，美國不愛法西主義，選過于不愛社會主義，對歐孤立傾向，則有因德蘇條約而增強之可能。而羅斯福的合作政策，一時也許發生許多阻力。

第四、是對一般國際局勢的影響：首先，國際上所謂和平陣綫將更趨于建立。而歐洲將成為三個集團：即英法、德義、與蘇俄。這一條約，是斯大林外交之勝利，也是希特勒外交的成功。其次，這一協定，是否說明三國反共協定之解體呢？這倒不盡然。這三年多的事實說明，所謂反共協定的實際結果，與其說反俄協定，毋寧是一反英協定。但正因如此，英美關係也許將因此條約而改善。

我們應該有什麼感想呢？我們一定深切警惕，任何國家外交，無不本國至上的原則。一個英國外交家說「英國無永久之敵，永久之友，

警報亦無不可，但一車坐一二人我們不能贊成。這些先生究竟一天對國只有大英帝國利益」，而願貽現實主義之譏，其害毋寧是外交鐵則。然而，近視並非現實，理想云者，明日之現實而已。以近視外交而受寄者，目前正多這種例子。這樣，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完全絕對正確的。我們一貫國策只有更加強化，不容絲毫動搖。我們的死敵只有一個日寇，我們應聯合一切友邦，特別是英法蘇法，抵抗日寇。我們記得國際之恩怨，但亦不將德國與日寇視同。這既合於國家至上軍第一，力量集中的現實，也合于維護國際和平充實和平權威的理想。這是偉大的「理想的現實主義」。而美國外交及羅斯福總統之所以偉大，也正是在這個地方。假如國際上和平力量之聯行動從此益加困難，則我們的努力自應集中和平力量之平行的合作。此意當另論之。（八月二十五日）

迎尼赫魯先生 編者

——中印關係之過去與將來

中國與印度過去有長久的密切關係。兩國都是東方的文明古國。印度古代文明的光輝，其數學、論理學、醫學以至原子學說。對于西方現代文明的貢獻，比中國文化對西方文明的貢獻還大。而這些貢獻，并不是一般人想的「精神文明」。

史記上的「身毒」，是印度之始見于中國記載，但中印交涉，自比這早。古印度文獻上之有「震旦」，還在秦以前。所以，有人以為「支那」（譯云智慧）之稱，是由印度傳去的，雖然這還不能成爲定論。

兩漢之世，以中亞及新疆爲媒介，中印文化發生溝通。今日在流沙之廢墟中，漢簡及希臘風的健賦羅佛像一起發現。

東漢中葉以後，受了印度文化洗禮的西域人，許多來到中國。佛經也傳入了。佛教引起中國人民的興趣。在晉時，中國的法師，也由海路走到印度。

所謂天竺及極樂世界，引起中國人的熱心。上層士大夫對於這一新哲學也發生興趣。這便是因爲，慈悲平等的教，和中國傳統精神相合。到了唐朝，中國聲威遠播，長安成爲世界文化中心。中印關係更密。達摩到中國來，玄奘到印度去。

玄奘雖是求學，然而他的成就，已在印度許多學者之上了。他到處

·如有，就是飛賊國家。

·如有一，就是飛賊國家。

與印度哲人辯論。他不僅能取，而且能與」。印度在哲學上給中國以新成分，不理解印度，不會了解以後的中國思想。不僅如此。我們的彫刻圖書音樂詩歌小說以及語言，都受了印度莫大影響。

到了蒙古人征服了中國及印度之後，中國文化隨蒙古輸入印度，也對印度發生很大的影響。

這一段小史說明一點，中印兩國的交涉，純是文化的，商業的，平等的。和平無私的友誼，堪作國際關係的模範。

不久，東印度公司成立，印度變爲英帝國之一部份。這時英國走向中國。印度出產鴉片，由英國輸入中國，正爲上海的印度巡捕一樣做了中國不幸現代史的一個恥辱記號。但這不是印度人的意思。

而中國開始走上不幸的道路。兩國的關係也幾乎隔絕了。然甘地的運動，太戈爾的詩歌，給中國人以很大的興味。

中國民族運動自然也給了印度朋友以鼓勵。抗戰以後，印度對我國的物質醫藥援助，以及甘地尼赫魯諸領袖對日寇之斥責，永爲我們所記憶。

今天尼赫魯先生之訪問，將在中印史上開最可紀念之一頁。尼先生之來，不僅使險阻已久的兩大民族重溫過去之友誼，而且，尼赫魯先生是一個印度現代領袖，鬥爭領袖。而此正是中國在現代鬥爭的過程中。這在中印史上之意義，是空前的。而意義更大的，我們敵人自以東亞主人自居，且在印度做了不少特務工作，并在東京用金錢和女人買了許多印度人士。但這些謀謀不過印度民衆，特別是尼赫魯先生。日本之所以有今日，是受中國及印度文明之賜。今日志願負義，殺中國人，欺印度人，這要以什麼種人種領袖自命，東亞主人自命。試問除了中國和印度，還有什麼東亞？日寇決不能離開中印之合作。尼赫魯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對我們抗戰表示熱烈的信心。尼赫魯先生說得好：「中國之獨立，是印度之幸福。」

自然，中國問題與印度問題是不同的。印度與美國的關係并不完全與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我們希望，英國開明的政治家能够考慮印度民衆的要求，而這亦無損于英印之連繫。而中國則是除了武力抗日之外，是沒有第二條路的。另一方面，印度因階級的分化（奴隸制之殘存，殖民地工業家的力量比中國民族工業家的力量過大），教派的對立，民族

之統一還有困難，而中國則是容易的統一起來，而且武裝戰鬥了。中國的獨立，當然比印度獨立容易。

然我們相信，偉大的印度民族運動，終久是會成功的。今天尼赫魯先生之來，不僅值得我們感謝；也是極其賢明的。我們相信，中印兩大民族，一定能日益親密。兩大民族能够獨立而且合作，將舉世過去兩國和平無私合作之模範，致力于建立合理的世界秩序。而在今天，兩國應該合作，共同撲滅亞民族敵人的日寇，背棄東方文明的日寇，然後來重新發揚東方文化的光輝。

尼赫魯先生之來，正是對於這一事業立下根基，而也是對於這一事業之成功，作了一個大的保證。

統制經濟無異自殺經濟 張安世

兩週以前，一個朋友由某地來一封信，(順便說一句，他是政府派至某地視察的)大意說：

「此次抗戰，自然必勝。但為必勝而擔者，還多靠祖業之積德，與敵人之無能。我們這一代的努力，除農村大眾以外，其他的人，實力實在是不多的。許多高等華人所打算的，是如何在抗戰中升官發財。此處上層社會所談，多(無物可談)，下層社會，則日趨(空虛)而已。上海還來之廠，至今未使全部復工。如××之有力企業家，其還日趨(蕭條)而××，連廠址也無辦法。但由××而過不過三天即由香港政府售與地。我知道有許多人想投資，但他們不知如何投法。因政府中人認認投資為一種捐輸，一種獻金性質，或認爲一種特權，在經營當無把握時，先應政府以利益。因此，人民對於實業，觀望不前。至如何保護投資利益與幫助經營，却不注意，正至根本不管。是以日高而保險生產開業西而，而只靠紙上談兵而已。這是中了(統制經濟)之毒也。

若于民營事業之有利者，被無償沒收，名曰統制。若于顯現以統制爲名，用賤價收買，以高價出售，如籌，收價三十元，而售價達二百元，政府用權收買，而利益則歸于政府中人所組織之公司。此處之米因統制，米價已飛漲矣。

這一種辦法在財政上，必然是提高物價阻止生產。此間有一種消費稅，至低爲百分之十。若于東西不好意思收稅，如米，則由一種包商帶兵收稅，并無收稅之政府雖然宣布，如有假冒收稅者，扭送官廳。但老百姓如何敢于扭送兵呢？此間稅收，大半爲包商辦，而包商又政府官吏之代理人也。

其極而知改革者，幾乎風毛也。」

這一封信所舉出的事實，雖是某地方之一點一滴，但無不也很普遍的，很宏微的事情。而這一種情形，無以名之，只有稱之經濟的自殺政策。

今天生產事業之所以不能進步，首先由于政府稅捐之複雜。稅捐之複雜，不獨稅額與稅額不清楚，一旦有問題，也無人負責。其次，便是那種似是而非的「統制」。外國口號之在中國，其爲政府官吏敢取者，無過「統制經濟」了。所謂統制實即少數官僚之專斷，于國家無利，于人民有損。而很奇怪，民生主義及國民黨政綱中，并無統制經濟二字，統制經濟綱領中有計畫經濟，并無統制經濟，却有許多自命經濟學家，侈談「統制經濟」。

一統制經濟事業爲少數官吏所無辦，即使這樣官吏的才守雖如理想，也必然發生這一結果；凡是于他們有利的，即使于人民有利，一定不許人民辦；凡是于他們無利的，即使于國家有利，他們一定無興趣。至于我國許多官吏，以及他們的胥吏，其才守自不能完全使人信賴，更難以國家權力，爲私人工具了。有利歸私人，有損由國家負擔。至于公然稱統制之名，無償沒收民營事業，或以政府力量與民營事業作無理之競爭，這種事實，是太多了。在這種情形下，要人民踴躍投資，如何辦得到呢？

有人或者要反駁說，中山先生不是講國營實業麼？我想他們大概沒有看實業計畫書原文。中山先生所謂國營實業，是以外資爲前提的。沒有大規模外資，國營實業就很難談起。

但中山先生提出一個重要的經濟政策，那就是保護政策。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講演中，極力主張保護政策。在實業計畫中，也力說「要以法律保護獎勵」私人企業。一個落後的國家要發達產業，自必須政府履行保護政策。

政府爲一國經濟之健全迅速發展，特別在戰爭時期，必須對某種事業加以限制，管理，乃至于禁止，這是不成問題的事。但這并不是什麼統制經濟的辦法，而是保護政策中應有的義。中國有一班經濟家說的話，以爲反對統制經濟，就是贊成自由貿易或生產無限制于防止其自由貿易在反對以價格爲富商的重商主義。而統制經濟則起于防止生產過滿。今日中國需要促進生產，因此，需要保護政策。

當然，任何口號也會發生流弊。但假使政府告訴國家官吏，不知保護實業而阻礙生產者，即不配做國家官吏，則許多胡鬧行爲總可減少。我們不談長期抗戰發展生產問題，否則，我們必須大聲疾呼，政府對於那沒有實行可能，只有無限流弊而又沒有進德進業的所謂「統制經濟」

汪精衛——日寇最後的幻想

工具

未明

最近日本妄人室伏高信，在五月初號的日本評論上寫了一篇「時局對策論」。室伏曾「自命」為政府主觀者，神經素不健全，如一切日本文武浪人都想以室伏通起家一樣，他後來做日本少壯軍人的食客，并到中國來，做特務工作，還寫做「中立」的模稜和中國人「通信」。但他最近的一篇文章，却很有興味。因為，由這篇文章，可以看見日寇之醜態。他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日本沒有政治味。因為日本不獨沒有「不戰而勝」中國，并且直到今天，不能收東「事變」。他雖然說，說日本不怕「長驅戰爭」，但說這還是「萬不得已」的辦法。他雖然一面大言壯語，一面取媚軍閥，但日本戰不下去的苦痛，真易見乎詞。於是他問：何以事變不能「收東」呢？他的答復很得趣。他說，第一，由于中國政治家的醜態；第二，由于「白色帝國主義援助中國」。這實際是說：由于中國最高領袖堅持抗戰到底的正軌政策，由于歐美友邦援助中國，日寇的侵略政策——無論是速戰速決或速戰速和——是失敗而且斃了。

然則日本怎樣辦呢？於是室伏建議，蔣委員長是不「知日」的，日本只有維護知日的汪精衛才有辦法。并且，他說國民黨有力量，民族主義深入中國人心，日本不能用北洋軍閥或王主權主義來麻醉中國人，只有蔣委員長長的國民黨和汪精衛的國民黨加以區別。但目下中國既不「接受」汪精衛的主張，日本只有扶持汪精衛來打倒中國政府。他說，只有「汪精衛出馬」，才是日本惟一出路。最後，他說平沼內閣的使命是「結束事變」，所以應不顧一切的扶植汪精衛成立傀儡政府。

這就是說：中國長期抗戰，日本已無辦法，日寇途窮的日寇現在是一籌莫展，而其惟一希望，只是寄託于汪精衛身上。如果日寇的飛機大炮及一切兇殘卑賤手段不救日寇，如果「天照大神」護身符「千人針」不能救日寇，如果土匪原和川島芳子，如果鄭孝胥王克敏梁鴻志不能救日寇，那麼汪精衛夫婦還能救日寇嗎？然而由此我們更趨明白：或門應如何更加堅定我們抗戰到底的國策；應該明白，汪精衛的賣國活動是如何可恥而可恨。

日寇今天真正退避維谷了。在前線無兵可調，於是將十四歲小孩五十歲老頭都迫來送死；在經濟上，想做無本生意，而結果日圓慘跌；在

政策。因為日寇的這種種危危，內部的鬥爭，亦日益劇烈。過去日寇的內爭，是由「何」征服中國的政見而起，而今天的內爭，則是以如何「速和速結」的意義而起。但事實上日寇的矛盾是無法解決的。最近日寇的可能辦法，是到更濫肆轟炸及利用汪精衛，同時，則想抽調北滿兵力南下增援。最近日寇濫肆宣傳所關聯破壞衝突，一面藉是此想破壞英蘇合作，一面是作作密調軍隊的烟幕，但戰事到了今天，即傾日寇所有兵力也是沒有辦法的。中國堅持抗戰，日寇除「切腹」外決無第二條出路。

因為如此，汪精衛的活動，真是罪不容誅了。如果汪逆主張成功，就是日寇成功，就是中國亡國。敵人途窮日暮，希望我國不戰，到處舉揚漢奸，鼓吹所謂「和平運動」。汪逆背無國策國法，對敵作應聲蟲，已屬大逆，他還進一步在狂言誹謗政府，誹謗前線將士，對敵作應聲蟲，對國家統一挑撥離間；而在行動上更與敵訂立協定，將此于日寇特務機關保護之下，進行賣國活動，汪逆狡文爾字，以為「和平」二字可作漢奸護符，全世界都知道，中日戰爭是由日寇進攻而起。汪逆說日寇業已覺悟，他既然自命了解其主人意旨，他應該知道，只要日寇軍隊撤退中國一切領土，自然沒有戰爭。然而汪逆所謂「和平」和「和平」，是四萬萬同胞束手就戮，我們為了救命，不能不奮抗，抵抗到了今天，正是功虧一簣之時，日寇懼了，希望速和速結，這是日寇的如意算盤。稍有人心，決不會中日寇奸計，而汪逆不偵為日寇當說客，還要認賊作父，危害國家，他已經與王克敏梁鴻志毫無分別了。汪逆自辱自毀國威不足惜，國法決不能寬容；而汪氏追隨者莫不立刻動聲悔悟，政府決不可寬容。

吳鐵城已經快餓了。我們要更加堅定戰鬥意志與決心，而同時應厲制裁汪逆等賣國漢奸。

此文作于二月以前，後政府通緝令下，未發表。最近汪逆及其黨徒除每日狂交并作恐怖行為以外，汪氏并進行召集偽代表大會，可見敵人大有利用之意。但因與王克敏爭權不遂，逃到廣州活動，大約敵人已許以華南傀儡之權。且看這羣骨頭如何跳舞也。八月十日補記。

馬克斯之唯物史觀

馬克斯之唯物史觀，實在是一種經濟史觀，前已言之。其對於經濟史之貢獻之功，決非其論強之失所能掩。馬氏對其所見雖未完成為一嚴密之哲學，但值我們深切注意。此種見解，如前所述，雖非馬克斯所發見，但係為其所發揮。

馬克斯之歷史哲學見解，除德國意識形態外，最初見于他和恩格斯合著之「神聖家族」。這使他們反對青年黑格爾中之玄學派之博爾的。

「把人和自然，與自然科學和工業的關係，置諸度外，如何能知道歷史？不知一時代的產業情形，與日常生活中之生產方式，如何能知道當時情勢？」

此書出于二八四五年，恩格斯曾謂唯物史觀立于一八四五，當與此有關。在此書中，馬氏尚為蒲魯東辯護。馬氏進一步研究經濟史後，一八四七年作了一本哲學之書，批評蒲魯東，更明確的提出其見解：「人類隨生產方式之改變，亦改變其社會關係。手磨造出封建社會，蒸汽機造出工業資本家社會。」

在次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斯又將其見解與階級鬥爭聯結起來，發表其政治主張。他說歷史是階級鬥爭史，工業制度代替了基爾特制，有產者社會代替了封建制度。於是提出無產者對有產者鬥爭的綱領，并宣布社會主義之目的。

以後，一八四九年馬氏又在「工錢勞動與資本中」說：「生產力改變生產之社會關係，和生產之物質方法亦隨之改變。生產關係之變和，構成社會關係。」

一八五〇及一八五二年，馬克斯根據其歷史哲學，作了兩本評論法國革命小書。他極力說明，社會心理，都以「財產形式及社會生活」為基礎，都在「物質基礎及社會關係」之上。

一八五九年，經濟學批評出版。這是一本公認的科學著作。在序文中，有一段被稱為唯物史觀公式的，極其大意：

（一）人類為生產生活資料，造成一種生產關係。

這些生產關係適應于物質生產力程度，而不隨人的意志，這些生產關係保障和構成社會經濟結構，即社會基礎，法精律政治

的體系，是這基礎之上層結構，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

（二）在一階段，生產力與其生產關係調和促進生產力之發展，但由生產力發展，生產關係變成其障礙之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此即社會之革命時代。

經濟基礎一變動，上層結構亦或快或慢的變動。這是馬克斯歷史哲學之基本觀念。馬氏在八年以後（一八六七）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中，有一重要小註提及這思想：

「達爾文研究自然技術學，即動物維持生活之器官之構造。人類生產機關——社會組織之物質基礎之機關史，不當受同等注意嗎？」在這一小註提之後節，馬克斯提出「歷史的」——唯物論——字樣，但并未將二字聯結起來。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氏又對其學說作了重要的補充：

「全部社會構造和政治之隱微基礎，常在於生產條件所有者，和直接生產者之直接關係中。這關係，常適應于勞動方法和條件之程度，即社會生產力的程度。然同一經濟基礎，因為各種經驗事實，自然情形，種族關係，和各種外表的歷史影響——在實際生活上也可發現有數變形和差異。」

馬克斯死後，他的歷史哲學才引起其信條的討論。而其發揮，則當歸功于恩格斯。恩格斯開始用唯物史觀和歷史唯物論二名詞，并根據其見解，作德國農民戰爭的分析。而影響最大者，是其一八八四年利用華爾根的材料所著家庭及私有財產之起源。馬氏是美國人類學之祖。他在其書中指出人類進步多少與食品來源相聯。他的敘述止于農業之發明，而結論是要使社會財產與個人財產對和。恩格斯除了完全承認兩項見解，并將共同社會主義結合以外，對其介紹之，也有功勞。然另一方面，因馬克斯信徒對這說之誇張與過分的懷疑，使恩格斯寫了許多書信，作了許多讓步和解釋，承認不能偏重經濟方面，經濟不是歷史變化之惟一原因。但是，「人類進步最重要因素是經濟」。總括幾句：唯物史觀，是生產力史觀。他以生產力（勞動動力、勞動工具以及勞動對象）為歷史動力。一定生產力構成生產關係（即財產關係及社會制度）。生產力之發展，是歷史之動力。